

## 第五回 三生知己奔走粵中 二美憐才徘徊花下

詞曰：

一片深情如月滿，掛肚撐腸，堆在人心坎。若不驅馳致誠款，負心罪重如何敢？

只道看花心已散，不道春心，冷面溫教暖。相逢何事被牽纏？只為籠兒見曾罕。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柳路聽見老人家說，花相公有詩留下，忙叫館童取來與姐姐同看。只見是十首五言絕句。未看詩先看字，已覺龍蛇飛舞，勃勃動人。再細細看詩，見詩意俱致欣慕主人之意，不覺稱贊道：「原來這花朋友，又是一個才子，不獨這十首詩字字清新微妙，而其愛慕兄弟的一段深情，已覺殷殷見於紙上。如此之人，必得一會方妙。」藍玉小姐道：「這花生，觀其詩才，自是青蓮一派；觀其用情，比桃花潭水還深；觀其用俠，直在朱家之上。又未識吾弟而注意吾弟，若芝蘭之同心，如黃鳥之求友，其必有所取也。而吾弟若漠然應之。豈不令芝蘭黃鳥笑人？就是會他，也要有些才情，使他生敬方妙。況未必便能會他。」柳青雲聽了，啞然半晌道：「姐姐說得甚是有理，卻又將奈何？」藍玉小姐道：「他既題詩十首憶吾弟，吾弟也須和十首答他。就一時不能會他，也使他知吾弟也是詩禮中人，也還好看。」柳青雲道：「若得和十首答他，方不負其美意。但姐姐知道父親有誠，不許兄弟學詩。今日如何和得他詩來？除非姐姐代兄弟和之方好。不知姐姐可有此興否？」藍玉小姐道：「和詩不難，但恐被他知道不便。」柳青雲道：「誰向他說？他怎得知？望姐姐代兄弟裝些體面。」藍玉小姐原已有和詩之意，見兄弟央他，便不推卻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待我和來。只怕未必有花生之妙。」因叫侍兒取文房四寶來，信手和詩十絕：

其一

春風何處來。似逐桃花片。坐令一室中，忽爾開生面。

其二

資深曰切玉，氣合曰斷金。斷切何以利，止此一片心。

其三

既已千里至，奈何咫尺空。徒從珠玉裡，拜沐君子風。

其四

相識未曾結，結交未有行。何似桃花水，流出一性情。

其五

眉柳豈須種，筆花不用栽。大都妙麗質，自有奇異才。

其六

玉樓金屋小，甚是鳳凰巢。君子不云賤，清風別自高。

其七

春水皺一池，了不關君事。棄李代桃僵，自是不平志。

其八

氣以文相通，困以武相濟。管中窺一斑，已識文武器。

其九

文光宜吐祥，俠氣始稱瑞。等閒芝與蘭，區區何足貴。

其十

黃鳥在高樹，其聲一何嬌。大都求友急，關關復交交。

後寫：

花天荷文兄，偶過荒齋，正愧避禍失款，乃蒙屬意留題，不啻朗月照於屋樑，春風襲人懷袖。

一誦讀，而千里宛如覲面。但恨作惡生魔，不容親炙，聊抱慚步韻，用代面談。倘邀半面，

緣勝三生。聞人柳路屬和。小姐和完，青雲看了，不勝大喜，道：「得此，光輝愚弟多矣。」就要用圖書封與老人家。

小姐道：「閨中字跡付出不便，還須吾弟錄過一遍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姐姐的筆跡與小弟的相去不遠，那裡便看得出？」小姐道：「雖看不出，卻終有分別，未免非禮。」柳青雲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遂另取一幅花箋，就細細寫了，用過圖書，封件付與老人家，道：「你明日須起個早，暗暗跟著花爺到府，看府中事體如何。若事體完了，必須請他來一會方妙，若他回去的路便，不肯枉道而來，可將此和詩送上，看他有何話說。」老人家領命而去。

直到第二日盡夜，方來回復道：「原來這花爺是廣西總督重用的幕府監軍。因議論不合，不願作官，走了回來。不期督台知道，星夜差了許多兵丁來追，此日剛在府中趕著了，因公務緊要，立刻就請了回去。我見他去得要緊，知留不住，只得把相公和的詩遞與他，就說相公要與他一會，花爺道：我急要會你相公，但軍事緊急，萬萬停留不得。匆匆上馬，連這和詩也不及看，只說道：多多拜上你相公，後會有期，料不甚遠。眾兵馬便催促去了。」

柳青雲因向姐姐說道：「他在兄弟面上用許多債，小弟若不虧姐姐代我和他這幾首絕句，便覺太沒人物了。」楊夫人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不知這些眾秀才又如何了？」老人家道：「眾秀才，太爺惱他黜辱職官，要申文學道，黜他的前程哩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府尊既要申學道，黜他的前程，他自然不敢再來作橫了。」過不得幾日，府中果發了一張告示到縣中來，叫送與柳衙張掛。縣官見府尊用債，因也出了一張告示，差人同送了來，上面寫的都是不許強梁侵害的意思。楊夫人並柳青雲看了甚是歡喜，一面謝了差人。細細訪問方知都是花天荷的用情，母子們不勝感荷，每日在家念頌，不曾去口，不題。

且說賴秀才作了一場惡，毫釐不曾傷損柳家，倒白白把自己的前程壞了，百般懷恨。欲要尋事，與他明作對頭。因前程革去，沉府縣皆告示護持，料也對他不過，只暗暗要借事生端來害他。一日，在縣前看見有兩個差人捉了一個賊，在那裡拷問，

坐堂，都在那裡伺候。內中有一個差人是賴秀才認得的，叫張元。賴秀才因悄悄叫他，問道：「此賊是那裡捉來的？」張元道：「就是本地捉來的。」賴秀才聽說是本地，就動個念頭了。因扯了張元到旁邊說道：「我有個仇家，若肯帶他一個名字，包管大家有些好油水了。」張元道：「若果有些意思，莫說帶一個名字，便帶十個也不難。」賴秀才道：「果然帶得，不但有油水，包管這油水十分肥膩。」張元道：「賴相公，果是真麼？」賴秀才道：「怎麼不真？」張元道：「既是真，待我與他透個風兒，看他如何？」因走到賊面前，悄悄的言了半響，方來回覆道：「賴相公的話已與他說明白了，他說須要大家得些財利方妥。單單替你出氣，卻使不得。」賴秀才道：「自然有利同分，若無利，不但他不肯，連我也不作了。」張元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快說是誰？好叫他熟記了，等官出堂就報名字方好。」賴秀才道：「不是小人家，就是柳府尹的公於柳青雲。」張元道：「我聽得說這柳公子年紀尚小，又是貴家，怎好扳他同去作賊？」賴秀才道：「只說是窩家就夠了。他人小膽怯，必定自然拿銀子來買贖，豈不是利？連官也未必見得成。」張元聽了，方歡喜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隨與強盜說明，又叫賴秀才與他打一個照面，意會定了，這強盜進見縣官，果稱柳青雲是窩家。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柳青雲在家，細細想道：「這花天荷與我並無半面之交，只在園中坐得一坐，便作詩深慕於我，詩詞又如此鄭重，我的禍患又任勞任怨挺身擔承，臨行又囑托府縣出告示照顧。如此恩情，就是父母至親也不過如此！可謂神交之知己矣。他用了這番深情，我柳青雲一毫慙懣也不曾致得，此心何以得安？我思閩中到廣也不為甚遠，意欲自去謝他一謝，也見得我不是草木。」楊夫人道：「謝他一謝固好，但你年紀小，從未出門，怎生去得？」柳青雲道：「母親不要把孩兒養嬌了，後來作一個無用之人。說起來這花朋友也長兒子不多，他早已自浙出閩，至廣獻策於軍門，作男子漢的事業了。孩兒此去，只一謝便回，不過一月半月之程期，又沒甚干礙，怎去不得？」楊夫人道：「路途中心風霜勞頓，你又不曾經過。況兩廣地方寬大，那裡去尋他？」柳青雲道：「道途勞頓，少年正宜經歷。他一個幕府監軍，是督府有名職官，何愁沒處尋他？母親但請放心，孩兒拼著一月工夫，再無不回來之理。」楊夫人阻他不住，只得打點行李，叫老家人又帶了兩個書童，跟隨前去。臨行時，姐姐又囑咐道：「我看這花生是個懷才抱俠有心之人，兄弟見他須要留心，不可被他窺見底裡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別的猶支持得住。只怕他看了姐姐的詩，若要小弟再作，便要出丑了。」說得姐姐也笑起來。因而起身去了。正是：

感知無可道慙懣，千里奔來一見君。

義氣豈容人獨佔，要將肝膽兩平分。 柳青雲帶了老家人、書童，一路往廣東而來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花天荷被桑總戎趕回，雖然厚禮相待，只言到搗巢奇計，便膽小不敢舉行。又因此賊時有劫掠，皆是花天荷圖策上的方略，斷了歸路，往往失利，不敢出來，一向地方清靜，桑總戎愈覺疏懶下來。花天荷見此光景，不能成其大功，正思量仍舊逃回，奈一時不得其使。每日無聊，只將柳公子的和詩細細賞玩。

這日正在那裡翻閱，忽投進一個名帖，說是福建柳公子來拜見者。忙把名帖一看，見是眷小弟柳路，心下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他怎肯到此？」急出來相迎。才走到廳下，早見老家人站立廳外。因問道：「你主人差你來的麼？」老家人道：「小主人現在門外。」花天荷喜出望外，忙欣欣迎將出來，只見是一個少年，恭恭敬敬立在門外。定了睛一看，只見那少年生得十分俊秀風流。怎見得，有詩曰：

車載誰家白面停，問衣正紫問年青。

似將秋水分眉目，宛若春風賦影形。

秀氣疑從珠玉吐，文心不借劍書靈。

若教並立方顏色，衛玠潘安也不寧。

花天荷看見柳青雲，亭亭如玉，喜之不勝。忙上半若拱，半若攜，道：「柳兄豈從天上降耶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匍匐而來，今得望見顏色，可謂到天上矣。」二人說笑著同到廳上，花天荷正要與柳青雲施禮，柳青雲早叫老家人下面鋪起紅氈，上面設了一座，因說道：「小弟蒙仁兄未面神交，保全禍患，老母與小弟合家感佩不盡。因前命老僕屈仁兄過舍，少致慙懣，不期仁兄又以軍務緊急，匆匆而回。小弟日夕寢食不安，故特來拜謝，乞仁兄台坐，容小弟稍一叩首，以表寸心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偶過貴府，實出無心。小弟因慕兄才美，不覺留連。即公庭辨白，止不過一時遊戲，非朱家劇孟之為，又有何功，勞青雲兄不遠千里，如此鄭重？言之有愧。況蒙吾兄一顧，勝於百朋，小弟正欲一拜，以明感謝。」二人推讓了多時，對拜了四拜，然後分賓主坐定。

柳青雲說道：「小弟不才，不能上進，自先父見背，往往受人之侮。前日若非仁兄大力，未免被凌。小弟今日之來，雖為感謝前恩，實久仰仁兄才高學富，欲傍依幾席，少希指教。倘能叨竊餘緒，有所成就，則仁兄惠弟之恩，又不在一時，而在終身矣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仁兄休得太謙。小弟前日在尊園小作，偶爾寫意，原無心敢索和章、不期過蒙和教，吐詞香豔，用意深婉，使人誦之自慚形猥。仁兄具此美才，乃反自謙，非相知矣！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求教，實出真誠。仁兄若如此反言，是拒絕小弟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這且慢說。既相知，一見夢想得安。且作平原十日快飲，再言其他。」遂起身攜柳青雲並入內室去飲酒。又吩咐老家人把行李也取進來了。

二人到了內室，左右備上酒來，二人對飲。飲中先論些文章詩禮，次言些世務人情，又說些花柳之趣，又道些山水之情，一言一答，二人講得投機。直飲到半酣之際，花天荷忽笑說道：「小弟有一言，近於唐突，不知可敢請教？」柳青雲道：「相知談心，傾倒如此，有何忌礙而不可言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兄台既不罪小弟，小弟請妄言之。小弟聞古今文人中，美男子至潘安、衛玠可謂至美矣，以小弟今日看來，那能有兄台之美？」柳青雲笑道：「花兄何言之太過？小弟雖感父母遺體，略似人形，怎敢比擬古人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實不是諛悅仁兄，亦不是褻瀆仁兄，但思天地間陰陽之妙，造化之功，至於稟賦仁兄而極矣。古人云：秀色可餐，小弟今日與仁兄對飲而如嚼冰雪，只覺有秀色在內，竟不知醉矣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聞兄台之言，猶如飲醇，不覺醉心矣，又不勝杯舉奈何？」二人相顧而笑，洗盞更酌，直飲到酩酊之時。花天荷看著柳青雲，大笑道：「仁兄飲後，紅潮登頰，白暈侵膚，正所謂天生的好紅白，此中定受靈異，有不可以人事論者。不然決不能秀美至此。」柳青雲此時已入醉鄉，不覺失言道：「實不瞞兄說，家母懷妊時，曾夢上帝賜他一個並花的石榴，因受而吞之，遂生下愚姊弟二人。」花天荷聽了，不覺鼓掌大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說是異胎！」因問：「這樣說，還有一位令姐了？」柳青雲見問，方知失言，因賴說道：「小弟止一個人，如何更有一個？」花天荷不在心上，以為聽錯，也就罷了。

柳青雲告酒止。花天荷道：「同在客邸，本當抵足而眠，但兄生得太美，恐犯嫌疑，故不敢耳。」因叫人送到書房中去歇。柳青



雲道：「感兄相諒。」遂去宿了。正是：

須知駿馬為龍種，早識明珠出蚌胎。

不是夢吞花果異，如何生產美人才？到了次日，花天荷與柳青雲說得投機，便行坐相隨，一刻也相離不得。或是寓中談飲，或是廊外閒遊。這一日，花天荷因說府城之西，有一個地方，名叫作花田，當日曾有一美人死葬於此，後來生出一種素馨花，香美異常，今正花開，不可不去一看。二人正打點去賞玩，已出了門，忽總戎處有甚要緊之事，立喚去商議。花天荷沒法，只得向柳青雲道：「兄可先去，小弟公事一完即來奉陪。」說訖，即被衙役立逼著去了。柳青雲只好帶了老家人與童子，先往城西來。到了花田，果然一望皆花，香美異常。正個是。

一陣疏疏一陣濃，不誇青紫不誇紅。

莫言香色馨還素，種自冰肌玉骨中。柳青雲見素馨花香美可愛，遂在一株大柳樹下，步來步去的倘佯觀望。此時看花的遊人三三五五，往來不絕。柳青雲獨賞多時，花家備酒的廚役因稟道：「酒已有了，老爺不知幾時來，柳相公先請用一杯何如？」柳青雲以看花有興，因應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廚人遂張起幕帳，設了一席在花下，請柳青雲坐飲。方吃了數杯，忽見許多香車侍女，並許多騎馬士卒，簇擁著一乘大官轎抬過去，也是看花的。原來這花田一望皆花，甚是廣闊。故來游的，有便擇地設席作樂，各適其願，彼此無礙。

只見那大轎到了花盛處就住了，眾侍女忙下香車，走到大轎前去扶出一位小姐來，眾侍女圍住了他各處去看花。柳青雲初時只認得是貴家的老成夫人，也不留心去看，不期那女子坐在轎中，從柳青雲眼前抬過，一眼看見他青年美貌，獨坐飲酒，心下大以為奇。同眾侍女各處去看，看了一遍盡不中意，竟走近柳青雲坐的花前來觀看。柳青雲定著眼睛一看，方知他是一少年女子，年紀只好十五六歲。生得正是：

婷婷裊裊又纖纖，翠貼眉梢玉指尖。

不短不長形影俏，無嗔無怒性情恬。

低呼窗下鶯兒愧，悄立風前燕子嫌。

若就古今評國色，敢哂西子是無鹽。柳青雲看了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我不料天下有如此美麗女子！」便不覺立起身來去觀看，又見士卒連連護衛，知是貴家，恐怕惹事，只得捺定情性，坐著偷看。又恐怕那女子去了，坐失機會，甚是著急。卻喜得那女子也貪看柳青雲。就如柳青雲貪看他一般。在花下假作拈花嗅花，徘徊徙倚，卻一片心，一雙眼，射定在柳青雲身上。立了多時，被侍女催促不過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上了大轎，依舊簇擁而去。正是：

少年女子少年郎，那得相看不斷腸。

往往來來還想望，一聲去也各思量。這邊女子才去了。那邊早有花天荷一騎馬飛也似趕來。看見柳青雲獨酌花下，忙說道：「小弟失陪了，勿罪，勿罪。」柳青雲竟癡癡的坐著，就像不曾聽見的一般，花天荷把他肩上一拍道：「仁兄為何不言不語。想是怪小弟來遲了？」柳青雲被拍，吃了一驚，方才立起身來道：「花兄來了麼？早來一刻也好。」花天荷見柳青雲神情恍惚，因問道：「兄恬淡人也，為何忽作此態？必有奇遇，何不對我一說？」柳青雲道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、以小弟之陋質，吾兄見了，尚然謬贊，以為秀美。可惜兄遲來一步，若早一刻來，看見了方才那女子，真是秋水為容，冰雪作骨，便自嫌小弟之形穢了。小弟從來色上看得甚淡，今日被此女子將魂都攝去。故兄到，小弟竟茫然不知。古稱燕趙佳人，不期粵東亦有此麗人。」花天荷亦驚訝道：「以兄之美，猶亟稱其美，則自然佳麗絕世矣。但不知是誰家女子？」因叫衙役去打聽。衙役細細去訪問的確，回報道：「方才是趙參將的小姐。今年一十六歲，不但外貌生得齊正，還說他知書識禮，能詩能文。趙參將老爺酬答書札，與人往來移文，都是這小姐代作。」柳青雲聽了，不禁大喜道：「何如？我看此女子秀美至此，自然聰慧過人，今果然矣。只可恨小弟不才，不能上達，所以視為天淵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一參將之女，未為大貴。以兄之門媚，尚在屈文就武，又何欣羨？這段因緣，兄若屬意，包在小弟身上，與兄作伐。但非今日之事，且請放下懷抱，與兄快飲，莫使眼前花柳笑人。」柳青雲只得勉強撇開，大家飲酒。二人說說笑笑，直飲到夕陽西下，方並騎而回。正是：

看花准擬醉花神，不道花前遇美人。

一片身心都被攝，芬芳滿袖不知春。花天荷與柳青雲著花回去不表。卻言趙參軍的小姐，名叫紅瑞，生得儀容絕世，聰慧過人。雖有兩個哥哥，只曉得騎馬射箭，至於詩書，卻一字不識。這紅瑞又無師友，偏生見了就知，聽了便悟，到了十一二歲，早已文理皆通；及至十四五歲，便下筆成文，竟是一個女中才子。凡父親往來的文移書札，皆是他代筆。父親珍之如寶。有同僚的武將，要求他作媳婦，見他有如此才學，料想不肯嫁與粗豪，故此不敢開口。故至今一十六歲，尚未受聘。往往遊山玩水，題詩作賦，自適性情。父母竟把他作一個兒子看待，聽他所為。這紅瑞是個有心女子，知道父親是個武將，沒有文人來求他，故每借遊賞賣弄才華，為擇婿之地。

這日到花田看花，不期恰遇見柳青雲人物風流，不覺動了一個擇婿之想，故徘徊花下而不忍去。及回到家中，又拋撇不下，只得差一個能事家人，到花下來訪問那看花的少年是誰。及家人來訪時，見花天荷與柳青雲對飲，只認得花天荷，不認得柳青雲，故此來回覆小姐道：「這看花飲酒的乃是幕府監軍花老爺請客。」紅瑞聽了心下暗想：「前日爹爹曾說有個花監軍，獻搗巢之策，為元戎所重，原來就是此人。我看此人是個少年，怎來獻策？此中定有緣故，須留心細訪，方得明白。」只因這一訪，有分教：錯劉為阮，冒謝成溫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文分解。